

二元对立视角下对《小小小小的火》的解读

张佳, 张红岩

(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0)

摘要:《小小小小的火》是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绮诗的第二部成长小说。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可作为分析该小说主题的方法。通过分析小说中描绘的社会环境和人物形象揭示其多元主题: 人与环境的二元对立展现了种族歧视、阶级生存关系; 人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回应了亲子教育; 人与自身的二元对立表明了个人成长选择。

关键词:《小小小小的火》; 二元对立; 多元主题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039(2019)24-0219-02

宝拉·霍金斯称赞《小小小小的火》是一部聪慧、睿智、温柔的奇迹之作。

它讲述了住在西克尔社区理查德森一家和流浪艺术家房客米娅母女这两个家庭经历了从美好相识、深入相知到淡漠相离的故事。伍绮诗剖析了美国社会的缩影, 发掘了种族、阶级、母性的本质、人生追求、归属感、特权的危机, 以及一些小小的秘密是如何分裂我们的家庭。李雪松从主题学角度出发, 通过米娅追寻自我和理查德森太太追寻规则的不同人生经历, 窥探到小说的核心主题是探索追寻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生终极意义^[1]。王子玥采用象征主义表达小说自我追寻的母主题, 另外还将种族、身份等子主题的研究和探讨人物形象结合在一起, 反思了种族歧视问题^[2]。该小说存在一定量的二元对立现象, 但关于其中二元对立的评论却鲜有研究。因此, 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可为解读该小说的多元主题提供一个新视角。

1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与二元对立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就是运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对文学作品的内在秩序和结构模式的研究^[3]。结构主义认为二元对立是意义生成单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文学批评家开始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归类、组合文学作品的语言单位。代表人物有: 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列维在《结构主义人类学》中采用历时与共时二元分析法研究俄狄浦斯神话的深层结构; 巴特认为“通过找出文本中其他的对立双方以及分析这些对立双方是怎样相关的, 结构主义学家就能解构文本并解释其意义”^[4]; 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提出“符号矩阵”研究文本的语义结构, 这是把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叙事文本的典范; 托多洛夫在《〈十日谈〉的语法》中以语法模式分析故事, 扩大了格雷马斯叙事学的研究范围, 从神话、民间故事研究转向小说研究。

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批评方法。“结构主义的二项对立, 只是分析方法, 不是研究目的。其目的是通过二元对立, 重组一个新的世界”^{[5] (P172)}。格雷马斯提出: “在语言之前, 存在着一个思维层次。”当研究对象被分解为一些结构的成分后, 研究者就可以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相互联系的排列、转换等关系, 而这些关系或结构又总是体现为两事物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 形成区别和对比, 从而产生另

一层次上的各自意义, 研究者因此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和把握对象结构的复杂性。这就是二元对立结构原则^[6]。这种方法主要应用于阐明小说的叙事结构, 将小说作为一个结构系统, 经过分解情节和抽象集合两个步骤, 旨在识别小说的深层结构, 发掘二元对立模式。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在运用中具有无限扩展的可能性, 如生与死、男与女、盛与衰、善与恶等。格雷马斯将其运用到人物理论上, 提出了行动元模式: 用于标明人物之间、人物与客体之间的行动关系。他提出了适合于故事中所有人物的三组对立行动元模式: 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帮助者/敌对者^[7]。本文将借助行动元模式对这部小说展开分析。

2 《小小小小的火》中的二元对立

2017年, 《小小小小的火》击败斯蒂芬金、村上春树等99位大牌作家的作品, 横扫欧美27项年度图书大奖, 被400万美国读者评选为年度桂冠图书。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人生选择的故事。正如伍绮诗所言: “那年夏天的一把小小小小的火烧掉了理查德森家的房子, 所有人都觉得是他家小女儿伊奇干的‘好事’, 而她却不见了踪影……与伊奇一起消失的, 还有米娅和珀尔, 她们曾无声地挑战了这个家庭笃信的真理: 安稳、美好的人生必须经过一场严密的规划。她们的出现更是打破了伊奇身上的种种束缚, 伊奇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了”^[8]。本文将按照种族、教育、成长等主题分解小说情节, 依据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式理论, 将人物对立关系划分成人与环境的对立、人物之间的对立、人物自身的对立来分析小说的多元主题。

2.1 人与环境的对立

人与环境的二元对立表明了在行动元模式中(主体) 西克尔人与(客体) 西克尔社区之间的行动关系。“主体就是行为的发出者, 客体是主体要获得的目标, 这个目标可以是人或物”^[7]。西克尔奉行“一切皆有定规”。这里每一处细节都暗藏着规则, 包括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甚至连草坪都需要定期修剪否则会收到罚款通知。对规矩一丝不苟的追求却把“这片土地上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部培养成了完美主义者, 对任何缺陷与不足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8] (P227)}。规则背后隐含的是城市

收稿日期: 2019-09-09 修回日期: 2019-09-16

作者简介: 张佳(1992—), 女, 江苏科技大学外院, 硕士在读, 英美文化方向; 张红岩(1966—), 女, 江苏科技大学外院, 副教授, 符号学、英美文化研究方向。

本刊责任编辑: 王力

规则文化对西克尔人个性的束缚,把本应多元化发展的西克尔人个个培养成“完美主义者”。

规则促使“完美人”过上“乌托邦式生活”。理查德森太太一家就是这样一个西克尔白人家庭的缩影。她有两套房子和四辆车,一套位于市中心供全家居住,一套位于郊区用来出租。黑人小姑娘德雅一家却住在西克尔最南端的一座小房子。遵守规则不代表所有西克尔人都共同富裕,贫富差距就不会出现,这是对西克尔“遵守规则功成名就”价值观的一种讽刺。彼得斯老师仅仅因为德雅是黑人姑娘就时常欺负她,甚至过分地歧视她,“需不需要我用黑人英语再给你解释一遍?”^{[18](P92)}虽然肤色并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但黑人学生却是被白人老师排斥在外的“他者”。穆迪道出了真相:“这里人人都有种族歧视,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假装没有”^{[18](P50)}。白人与黑人居住环境和生活的对照表明“乌托邦”里有贫富,“完美人”里有歧视。

“社会环境是反映时代、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泛环境”^[9]。西克尔社会环境涵盖了城市文化和社会生活两大层面。人与环境的对立落脚到对“西克尔人”的立体刻画上,“这种二元对立的等级序列,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10]。小说中讲述的“完美西克尔人”就是深受西克尔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一方面西克尔规则文化对个人发展设限,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与种族歧视又割裂了白人与非白人的关系。

2.2 人物之间形象的对立

2.2.1 理查德森太太 VS 米娅

行动元模式中人物间的二元对立体现在一些对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最典型的的就是理查德森太太和米娅。理查德森太太是一个拥有体面的工作和舒适的房子,关心爱护家人,讲规则、自律的西克尔妈妈。而米娅是一个到处流浪,不畏世俗,不辞劳苦,随心而为的贫穷艺术家母亲。两者人物形象的塑造则建立在金钱观、人生观、和教育观这些相互排列的对立关系上。(1) 金钱观:理查德森太太提议米娅开一间人像摄影工作室赚钱。米娅却认为摄影艺术是爱好不是生钱的工具,钱从来不是生活最重要的东西。(2) 人生观:理查德森太太向往安稳自律的生活。米娅却爱好自由自在的生活。(3) 教育观:理查德森太太主张孩子应该过父母规划好的人生。米娅却主张孩子应该过自行选择的人生。二元对立原则使对立双方的特点更加突出、形象更加鲜明。

2.2.2 珀尔 VS 理查家四兄妹

米娅的女儿珀尔和理查家四个子女的形象塑造反映了亲子教育这一主题。人物间的行动元模式具体表现为两对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发送者是推动或阻碍主体实现其目标的一种力量,它可以是人的,也可以是抽象物。接受者是发送者的对象,也可由主体担任”^[7],即:米娅(发送者)与珀尔(接受者)、理查德森太太(发送者)与四个子女(接受者)。格雷马斯以“符号矩阵”(如图1)来分析作品的层次结构及其意义的细微构成^[11]。那么,两家子女人物形象的符号矩阵图(如图2)则反映了两位母亲的家教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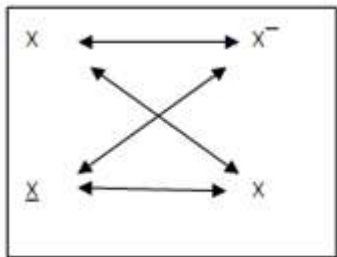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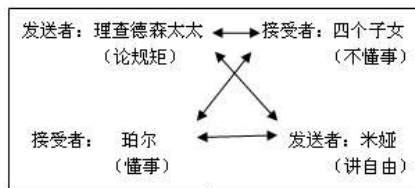


图2

米娅(发送者)与女儿珀尔(接受者)的相处方式亦师亦友。珀尔的表现是反衬米娅的教育观的有效途径。珀尔组装床老练得像个专家,这令穆迪感到敬畏。她知道“母亲的真正工作是艺术,出门赚钱是为了满足基本的衣食需要,本质上不过是让她的艺术事业得以继续的手段”^{[18](P29)}。珀尔聪明懂事、独立自强,甚至自己赚钱支持母亲的艺术。这是因为米娅从生活和精神上都充当着孩子的导师,尊重且干涉,隐忍而温柔。相比之下,珀尔的成熟与极高的生存能力与理查德森家孩子们的叛逆与欺瞒对比强烈。理查德森太太(发送者)对子女(接受者)灌输“遵守规矩功成名就”的教育理念,坚信西克尔人价值观,现实情况是她并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大女儿克莱西背着她偷偷打胎;大儿子崔普玩世不恭频繁早恋,却不承认自己感情上的脆弱;二儿子穆迪表面言听计从实则不喜欢循规蹈矩,梦想着离开学校,过像旅途诗人杰克·凯鲁亚克那样四处漫游的生活。小女儿伊奇在她眼里是“易冲动的疯子”,时常疏远和责备。得知母亲赶走了米娅后,伊奇放火烧家,愤而出走。理查德森太太对子女的教育无疑是缺失的,强硬地用规则来约束大家反而导致母女反目成仇,兄弟姐妹感情淡漠。

2.3 人物自身形象的对立

人物自身的二元对立主要反映在伊奇自身形象发生转变的前后对立上,从一个弱小无助的沉默者转变成一个敢于抗争的反抗者。在行动元模式中,伊奇的形象塑造离不开米娅(帮助者)与理查德森太太(敌对者)。“帮助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还可以是主体的智慧、力量等。敌对者是阻碍主体获得客体的因素,包括与主体对立的人,不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以及主体自身的弱点等”^[7]。伊奇本性偏激孤傲,睿智且富有正义感,拥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当德雅受到老师的言语歧视时,她“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抓过彼得斯夫人的琴弓,搁在膝盖上掰成两截,又把断掉的琴弓扔到了老师脸上”^{[18](P93)}。伊奇无意间就做出了这样尖锐的举动,不得不说,这是个小小的却勇敢的斗士。事后,学校通知了理查德森太太让伊奇停课三天,她只知道愤怒指责伊奇又惹麻烦了。伊奇受罚,家里人习以为常,没有人问她为什么?米娅的一句:“你打算怎么办?”^{[18](P94)}让她有所触动,“以前从没有人问过伊奇这样的问题,她已经习惯了忍气吞声”^{[18](P94)}。米娅温柔沉默的支持和理解温暖了她,使她意识到自己不可以躲起来生闷气。受米娅讲述的“堵墙故事”启发,她放弃了用“愚蠢的胶带”这样孩子气的幼稚行为,为了能实实在在地做点什么而不被发现,她用牙签把学校里的近两百把门锁都堵死了。这件事间接造成了彼得斯夫人后来被称为“尿的欢老师”,使她丢大了脸面。伊奇也暗中替德雅找回了公道。米娅的支持使得“牙签事件”大获成功,这让她明白有策略的反抗更能伸张正义。

遇到米娅之前,伊奇深陷于孤独之中不被家人理解,常常成为众矢之的,耗尽妈妈的耐心,成为哥哥姐姐们嘲笑、责备的对象,像个怪胎一样格格不入、处处显得多余。与米娅的相遇之后,她慢慢变得好奇、开朗,发现心中“小小小小的火”是可以转化为行动的。米娅身上,她嗅到了同类的气息,认为她是指引人生之路的帮助者,把她当“妈妈”虔诚地崇拜着。如果没有米娅的出现,伊奇会在这个束缚她的环境中沉闷一辈子,或者如她母亲一样循规蹈矩地活着,最终放弃自己都不知道所想要

(下转第247页)

品方面的重要意义。通过艺术技巧,使平常化的事物变得陌生化,使其具有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本文从题材、意象、韵律这几方面对这首诗进行分析,探讨其艺术魅力。离别诗向来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忧伤,然而这首诗透出的是一种哀而不伤,甚至乐观积极的情感基调。他成功地将自然科学界的意象譬如“天体”“黄金”“圆规”融入吟诵爱情、离别这种人类细腻情感的诗歌中,使这首诗别具一格。

总之,这首哀而不伤、充满奇喻与韵律美的诗歌中不仅诉说着邓恩与妻子矢志不渝的爱,也蕴含着邓恩理性的思辨思维。这首诗实现了科学的理性思维与诗歌创作的感性思维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二者在文学创作中对立的局面,对后世诗人的诗歌创作起到启蒙作用。

参考文献:

- [1] A. J. Smith, John Donne. *The Complete Poems*[M].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71.

- [2] 胡家峦. 英美诗歌名篇详注[Z].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3]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 散文理论[M]. 刘宗次, 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7: 10.
- [4] 李正栓. 陌生化: 约翰·邓恩的诗歌艺术[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4.
- [5] 李公昭. 新编英国文学教程[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8: 49.
- [6] 胡家峦. 天体、黄金和圆规——读约翰·邓恩《告别辞: 莫伤悲》[J]. 名作欣赏, 1991(01): 48.
- [7] 李正栓. 邓恩诗中圆形意象的生态和谐隐喻[J]. 国外文学, 2010(02): 81-89.

[通联编辑: 王力]

(上接第220页)

的东西。这也是她把理查德森太太当敌对者, 认为她就是阻挠自己追求自由的原因。二元对立的过程正是体现在伊奇前后的对比上。在思想方面, 由孩子似的幼稚心性转向成熟人的有谋略; 在行动方面, 由生闷气不发声变得果敢站起来反抗。伊奇的蜕变揭示了个人成长的主题, 每个人都要勇敢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3 结束语

二元对立这一文学批评方法很好地起到了揭示小说中种族冲突、亲子教育、个人成长等多元主题的作用。通过行动元模式分析小说的人物关系发现: 西克尔城市文化和居住环境与西克尔人的对立关系组成了人与环境二元对立的主旋律; 对两个母亲与其孩子形象的塑造又体现了人物之间、人与自身的对立因素。人物间的二元对立建立在一些相互联系的排列成分之上, 理查德森太太和米娅二人在金钱观、价值观、教育观上对比关系塑造了二者对立的人物形象; 转换关系成分奠定了伊奇自我形象蜕变史。这些二元对立关系有助于认识伍绮诗写作此篇小说的目的, 希望每个人无论处于何种家庭、种族、阶级的生存关系中, 都能做出遵从本心的选择, 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 李雪松. 追寻: 永远在路上——《小小小小的火》主题解析[J]. 海外英语, 2018(23): 183-184.

- [2] 王子玥.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火——评《小小小小的火》[J]. 大众文艺, 2019(09): 23-24.
- [3] 赵谦. 美国经典小说的结构主义解读[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4): 39-41.
- [4] 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86.
- [5] 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6] 曾传玉.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二元对立解读[J]. 考试周刊, 2009(43): 31-32.
- [7] 马月敏. 论元杂剧中的“帮闲”形象——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视角[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7(02): 36-38.
- [8] [美]伍绮诗. 孙璐译. 小小小小的火[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 [9] 谭苏. 鲁迅小说中社会环境的书写维度与内涵特征[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2).
- [10] 武月明. 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共生——管中窥豹说写作[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12): 31-34.
- [11] 黄润. 《法国中尉的女人》结构主义“二元对立”解读[J]. 教育论坛, 2017(3): 292-293.

[通联编辑: 王力]